

痺證

痛痺

附鼻額夾車痛

肩背痛

臂痛

著痺

附麻木

口舌麻木

鶴膝風

攣

一身盡痛

產後身痛

新安生生子孫一奎著輯

痺門

生生子曰按內經靈樞所云痺證有臟腑營衛筋脉肌皮骨及俞合刺法論包甚廣而世之認痺證者絕少丹溪擬名痛風編門論治是從內經寒氣多者爲痛痺論得其一也其有不痛及各臟腑俞合等證世皆不詳載者意其以風寒濕三氣爲病之本散寓于各證之下隨各證而分治之如胞痺寓淋腸痺寓飧泄心痺寓噫氣肺痺寓喘滿之類皆是然則痺之不名也久矣宜乎其有認爲痿認爲風認爲脚氣同治者此不務研經旨而惟

務求同俗也可慨夫子今列經旨於篇首以全軒岐舊
意以痛風復痛痺以昭中古諸賢證治得痺之一俾合
前後而考之庶可因名而循其實也設不復之則痛者
固可以爲風而于不痛者獨不可以爲風乎抑凡見筋
骨作痛而亦有血虛有陰火有痰涎者又皆可以風名
之乎在丹溪諸公必自能融會體認其如因名迷實之
弊流害已久名不正則言不順予故不能無容言也後
之明哲幸鑒予心

黃帝問曰痺之安生岐伯對曰風寒濕三氣雜至合而爲
痺也其風氣勝者爲行痺

行痺者行而
走注疼痛及
歷節風之類
是也

也寒氣勝者爲痛痺
痛痺者疼痛
苦楚世稱爲
痛風

勝者爲著痺而不移劉河間所謂氣之道路著而麻者得矣或痛著一處始終不移者是也啟立子註曰風則陽受之故爲痺行寒則陰受之濕則皮肉筋骨受之故爲痺著而不去也故乃痺從風寒濕之所生也

帝曰其有五者何也岐伯曰以冬遇此者爲骨痺以春遇

此者爲筋痺以夏遇此者爲脉痺以至陰遇此者爲肌

痺以秋遇此者爲皮痺

此皆以所遇之之時所客之處命名非行痺痛痺著痺之外又

別有此五痺也以時令配五臟所合而言也

帝曰內舍五臟六腑何氣使然

啟立子註曰言皮肉筋脉骨痺以四時之外遇然內

居腑臟何以致之

岐伯曰五臟皆有合病久而不去者內舍於

其合也故骨痺不已復感於邪內舍於腎筋痺不已復

感於邪內舍於脉脉痺不已復感於邪內舍於心肌痺

不已復感於邪內舍於脾皮痺不已復感於邪內舍於肺所謂痺者各以其時重感於風寒濕之氣也凡痺之客五臟者肺痺者煩滿喘而嘔心痺者脉不通煩則心下鼓暴上氣而喘噎乾善厥氣上則恐肝痺者夜臥則驚多飲數小便上爲引如懷孕腎痺者善脹尻以代踵脊以代頭脾者四肢解墮發欬嘔汁上爲大塞腸痺者數飲而出不得中氣喘爭時殮泄胞痺者少腹膀胱按之內痛若沃以湯澁於小便上爲清涕陰氣者靜則神藏躁則消亡飲食自倍腸胃乃傷淫氣喘息痺聚在肺淫氣憂思痺聚在心淫氣遺溺痺聚在腎淫氣乏竭痺聚在肝淫氣肌絕痺聚在脾

王註淫氣謂氣之妄行者各隨藏之所主而入爲痺

也諸痺不已亦益內也其風氣勝者其人易已也帝曰
痺其時有死者或疼久者或易已者其故何也岐伯曰
其入臟者死其留連筋骨間者疼久其留皮膚間者易
已帝曰其客於六腑者何也岐伯曰此亦其飲食居處
爲其病本也六腑亦各有俞風寒濕氣中其俞而飲食
應之循俞而入各舍其腑也帝曰以鍼治之奈何岐伯
曰五臟有俞六腑有合循脉之分各有所發各隨其故
則病瘳也

甲乙經以
隨爲治

帝曰營衛之氣亦令人痺乎岐伯

曰營者水穀之精氣也和調於五臟洒陳於六腑乃能
入於脉也故循脉上下貫五臟絡六腑也衛者水穀之
悍氣也其氣慄疾滑利不能入於脉也故循皮膚之中

分肉之間熏於盲膜散於胸腹逆其氣則病從其氣則

愈不與風寒濕氣合故不爲痺也帝曰善

痺或痛或不痛

仁或寒或熱或燥或濕其故何也岐伯曰痛者寒氣多

也有寒故痛也其不痛不仁者痛久入深營衛之行瀼

經絡時疎故不通

甲乙經作痛

皮膚不營故爲不仁其寒者

陽氣少陰氣多與病相益故寒也其熱者陽氣多陰氣

少病氣勝陽遭陰故爲痺熱其多汗而濡者此其逢濕

甚也陽氣少陰氣盛兩氣相感故汗出而濡也帝曰夫

痺之爲病不痛何也岐伯曰痺在於骨則重在於脉則

血凝而不流在於筋則屈不伸在於肉則不仁在皮則

寒故具此五者則不痛也凡痺之類逢寒則急逢熱則

縱帝曰善

論四時受痺源流

刺痺穴法

冬感風寒濕者爲骨痺久不已則內入於腎病腎脹足攣
尻以代踵身躄脊以代頭

取太溪委中

春感風寒濕者爲筋痺久不已則內入於肝病臥則驚多
飲數小便

取太衝陽陵泉

夏感風寒濕者爲脉痺久不已則內入於心病心下滿暴
喘噎乾善噫恐懼

取太陵少海

長夏感風寒濕者爲肉痺久不已則內入於脾病解墮發
欬嘔汁

取太白三里

秋感風寒濕者爲皮痺久不已則內入於肺病煩滿喘嘔
取太淵合谷

引靈樞素問論痺

靈樞黃帝問於岐伯曰周痺之在身也上下移徙隨脉其
上下左右相應問不容空愿聞此痛在血脉之中邪將
在分肉之間乎何以致是其痛之移也間不及下鍼其
痛痛之時不及定治而痛已止矣何道使然願聞其故

岐伯答曰此眾痺也非周痺也黃帝曰願聞眾痺岐伯
曰此各在其處更發更止更居更起以右應左以左應
右非能周也更發更休也帝曰善此痛安在何因而有
名岐伯曰風寒濕氣客於外分肉之間迫切而爲沫沫
得寒則聚聚則排分肉而分裂也分裂則痛痛則神歸
之神歸之則熱熱則痛解痛解則厥厥則他痺發發則
如是此內則不在臟而外未發于皮獨居分肉之間真
氣不能周故命曰眾痺

仲景金櫃要略論血痺乃尊榮人骨弱肌膚盛重困疲癆
汗出臥不時動搖加被微風遂得之但以脉自微濇在
寸口關上小緊宜鍼引陽氣令脉和緊去則愈血痺陰

陽俱微寸口關上微尺中小緊外証身體不仁如風痺
狀黃蒼桂枝五物湯主之

嚴用和曰痺証因體虛腠理空疎受之而成逢寒則急逢
熱則縱隨所受邪氣而生証也診其脉大而濇爲痺脉
來急亦爲痺脉濇而緊者亦爲痺又有風血痺陰邪入
于血經故也

劉宗厚曰人之感三氣而爲痺者以其形虛血虛耳但有
在肌皮血脉淺深之異故入藏者死緣痺之爲證有筋
攣不伸肌肉不仁者與風證絕相似故世俗類于風痿
痺證通治此千古之弊也大抵固當分其所因風則陽
受之痺感風寒濕之氣則陰受之爲病多重痛沉著患

者難易得去如錢仲陽爲宋之一代明醫自患風痺
能移于手足爲之偏廢不能盡去可見其爲難治也況
今世俗多類于風證通治宜乎不能得其病情也

統旨曰風痺者遊行上下隨其虛邪與血氣相搏聚于關
節筋脉弛縱而不收也宜防風湯

寒痺者四肢攣痛關節浮腫宜五積散

濕痺者留而不移汗多四肢緩弱皮膚不仁精神昏塞者
宜茯苓川芎湯

熱痺者臟腑移熱復遇外邪客搏經絡留而不行陽遭其
陰故癰痺燦然而悶肌肉熱極體上如鼠走之狀唇口
反裂皮膚色變宜升麻湯

三氣合而爲痺則皮膚頑厚或肌肉痠痛此爲邪中周身搏於血脉積年不已則成癰疹風瘡搔之不痛頭髮脫落治宜疎風涼血

腸痺者數飲而小便不通中氣喘爭時作殮泄宜五苓散加桑白皮木通麥門冬或吳茱萸散木香丸

胞痺者少腹膀胱按之內痛若沃以湯漚於小便上爲清涕宜腎著湯腎瀝湯 方見淋閉門

血痺者邪入於陰血之分其狀體常如被風所以骨弱勞瘦汗出臥則不能搖動也宜當歸湯

周痺者在血脉之中上下遊行周身俱痛宜觸痺湯大豆

孽湯

支飲者手足麻痺臂痛不舉多睡眩冒忍尿不便膝冷成痺也宜茯苓湯

東垣云身體沉重走注疼痛濕熱相搏而風熱鬱不得伸附著於有形也宜蒼朮黃柏之類

行痺治劑 卽走注疼痛

仲景桂枝芍藥知母湯 治諸肢節疼痛身體尪羸脚腫

如脫頭眩短氣兀兀欲吐痛風神效

桂枝 知母 防風 各四兩 芍藥 三兩 甘草 麻黃

附子 炮各二兩 生姜 白朮 各五兩 水七升煮取二升温

服一日三服

烏頭湯 歷節風不可屈伸疼痛 麻黃 芍藥 黃耆

各三兩

甘草灸

川烏

五枚咬咀以蜜二升煎取一升即去烏頭

水三升煎一升去渣納蜜再煎七合不時盡服之

河間防風湯

治行痺走注無定

痛風神效

防風

當歸

赤茯苓

杏仁

去皮尖炒各一錢

甘草

桂各五

分

黃芩

秦艽

葛根

各二分

麻黃

去節五分

水酒各二盞棗三枚姜五片煎一盞去渣溫服

本事方薏苡仁散

治濕傷腎腎不能生肝肝自生風遂

成風濕流注四肢筋骨或入左肩顙肌肉疼痛漸入左

指

薏苡

一兩當歸

芎藭

乾姜

甘草

官桂

川

烏

防風

白朮

茵芋

即山藥

麻黃

獨活

各五錢

右末每服二錢空心臨臥酒調下一日三服

麝香丸 治白虎歷節風疼痛遊走無定狀如蟬蟻晝靜

夜劇及一切足疼痛 川烏 大者三箇生用 全蝎 二十一箇生用 黑豆

二十一箇生用 地龍 五錢 右末入射香半字同研勻糯米糊爲

丸菴荳大每服七丸甚者十丸夜臥令膈空溫酒下

微出冷汗一身便瘥予得此方凡是歷節及不測痰

痛一二服便瘥在歙州日有一貴家婦人遍身走注

疼痛至夜則發如蟲螯其肌多作鬼邪治予曰此正

歷節風病也三服愈

丹溪龍虎丹 治走注疼痛或麻木不遂半身疼痛

蒼朮 草烏 白芷 各兩 右末水拌待發熱過再入乳

香二錢當歸牛膝各半兩酒湖爲丸彈子大酒化下

無擇附子八物湯 治歷節風四肢疼痛如錐鍛不可忍

附子炮去皮臍 乾姜炮 芍藥 茯苓 半夏 桂心各三

兩 白朮四兩 人參三兩

每服五六錢水煎

加味二妙散 痛風走注疼痛 黃柏酒炒 蒼朮酒炒各二錢

水煎調酒洗葳靈仙末羚羊角灰臣 蒼朮佐 白芥子

使 生姜一片入藥末一錢搗碎以前藥再溫服

東垣和血散痛湯 治兩手十指一指疼了一指疼疼後

又腫骨頭裏痛膝痛左膝痛了右膝痛發時多則五日

少則三日晝輕夜重痛時覺熱行則痛輕腫却重註云

先血後氣乃先痛後腫形傷氣也